

调营卫,较之原方,散寒化痰之功更强。

卷十“黄疸者,通身并黄,茵陈汤方。茵陈四两,柴胡四两,升麻三两,龙胆二两,黄芩、大黄各三两。右六味,切,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分三服。若身体羸,去大黄,加梔子仁五六两、生地黄切一升”是仲景茵陈蒿汤加升麻、柴胡、黄芩、龙胆而成。按:仲景茵陈蒿汤是清热利湿退黄之名方,目前临床上仍用本方为主。本条在仲景方基础上加黄芩、龙胆清化湿热,加升麻升清解毒,加柴胡疏肝解郁,以协力除邪,对于病毒性肝炎的治疗,颇为精当。

### 结论

总之,《删繁方》对于病证一致的对仲景方剂直接引用,主病一致、证有微殊则对仲景方灵活化裁,随证施药,变化无穷。既可见六朝医家对仲景方剂的

严谨精当的认同,又可以看到六朝医家辨证论治、不拘一格发展经方的精神<sup>[1-4]</sup>。

### 参考文献

- [1] 高文柱.外台秘要方.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  
GAO Wen-zhu. Arcane Essentials from the Imperial Library.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1993
- [2] 张仲景.金匱要略汤证论治.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ZHANG Zhong-jing. Tangzheng Lunzhi of Jingui Yao Lue. Beijing: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1993
- [3] 张仲景.伤寒论.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  
ZHANG Zhong-jing. Treatise on Cold Pathogenic Diseases. Beijing: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2006
- [4] 张璐.千金方衍义.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5  
ZHANG Lu. Qianjin Fang Yanyi. Beijing: China Press of TCM, 1995

(收稿日期:2009年8月1日)

## · 论著 ·

# 七情中性、情、欲概念的发生

张光霁, 张燕

(浙江中医药大学, 杭州 310053)

摘要: 七情的发生是以性、情、欲为轴心进行动态演化的。文章从发生学角度,详细阐述了七情中性、情、欲的文字起源、涵义以及相互关系,并指出“心”与外界的“物”在情的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对更好地理解中医七情的科学内涵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性; 情; 欲; 概念; 发生

基金资助: 浙江省中医药科研基金项目 (No.2003C014)

## Conceptual genesis of nature, emotion and desire in the seven-emotions

ZHANG Guang-ji, ZHANG Yan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3, China)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seven emotions evolves dynamically around the concept of the nature, emotion and desire. This paper genetically expounds the literal origins of nature (Xing), emotion (Qing) and desire (Yu) and their connotations and inter-relationships. It also points out the roles that heart (Xin) and external material (Wu) play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emotion, of which is significant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the seven emotion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ey words: Nature; Emotion; Desire; Concept; Genesis

Fund assistance: Zhejiang TCM Science Study Foundation (No.2003C014)

关于七情的发展,有学者认为是以性、情、欲为轴心进行动态演化的<sup>[1]</sup>,笔者对此颇为赞同,但除了这三要素之外,“心”与外界的“物”在情的发展中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下面将逐一讨论。

### 性

1.“性”字探源 曾有学者对“性”字进行过考

察,认为“在字的形体上,先秦时期并没有从心从生的‘性’<sup>[2]</sup>”,只存在“生”和“甞”字。

清儒阮元从字源学的角度考证古代“生”、“性”为同源字,且“生”字的出现早于“性”。他在《性命古训》中说道:“‘性’字本从‘心’从‘生’,先有‘生’字,后造‘性’字,商周古人造此字时即已谐声,声亦

通讯作者: 张光霁, 杭州市滨江区滨文路548号浙江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邮编: 310053, 电话: 0571-86613501

传真: 0571-86613500, E-mail: zgj@zjtcn.net

意也”;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文中的“性”字,多作“𡗗”或“生”,两者都不从“心”旁;欧阳桢人认为“𡗗”之从生从目的上下结构,给人在理解“性”之本义上有深刻的启发。从生,表示生命;从目,是因为古人一开始就把“目”当成了心灵的窗户,“目”与“心”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联系,这个“𡗗”字,很可能就是当时性情之“性”的本字,是后来儒家的教化势力加强之后,才以从心从生的“性”字代替了“𡗗”<sup>[3]</sup>;徐复观先生在《中国人性论史》中亦指出:“‘性’字乃是由‘生’字孳乳而来,‘生’之本义为‘象草木生出土上’,故作动词用则为自无出有之出生,作名词用则为出生以后之生命”<sup>[4]</sup>。

2. 性的涵义 既然“性”字开始并没有从心从生,那它的最初涵义也就不同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了。甲骨文中“生”字可引申为正在生长,并与死相对而言,有活的意思;卜辞中生字加在表示月份的月或某月之上,表示将来时;殷周时期金文中的“生”内涵有所扩展:“用求考命弥生”,此“弥生”为“祈求长生之词也”<sup>[2]</sup>。可见,“性”字未出现之前,在“生”字的形体之下,人们可以随时根据自己对生命、性情、欲望等的理解赋予“生”新的意义。

最早的“性”字见于《诗经·大雅·卷阿》中3次出现的“弥尔性”,徐复观先生认为此3处“性”应作欲望解;《尚书》“性”字五见,其中《西伯戡黎》和《召诰》属今文,真实性较大,两篇中的“天性”和“节性”被孙星衍疏为“天命之性”和“天命五常之性”,即仁义理智信<sup>[3]</sup>;《左传》有9个“性”字,基本上都是性情的“性”,指人的天生之质。但《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足其性而求名焉”的“性”当为欲望之义;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多次提及“性”字,其开篇即说:“性自命出,命自天降”,即“性”是禀受于天的。从“天”的角度看,“性”是一种现成的、不可改变的“给定”;但从人的位置上观,“性”则作为一种具有无限可能性和不确定性的“变体”。以天观性,对于人来说没有意义,可以讨论的只是从人的存在性和现实性立场出发的可更变的“性”。“性”之本体中虽包含着善与恶、是与非,但却没有任何的知性区分。一旦流布于外,则会产生出善恶是非。这就是本体进入现象的必然结果。但为把本体的心性世界正确地说出来,又不得不借助于经验世界,所以该竹简议“性”常与多层次、多角度的人的心理状态相接。“性”是存在世界“无始”、本然状态下的绝对本真,是人的一切知、情、意之所生所出,是来由、是源泉<sup>[5]</sup>。

由此可见,春秋时期的“性”字有多种释义,有的作欲望解,有的作本性本质解,也有的作生字解,而“作本性、本质解的性字之出现,是性字的新义。春秋时代,性字新义之出现,乃说明此一新义的背后,隐藏着当时的人们开始不能满意于平列的各种现象间的关系,而要进一步去追寻现象里面的性质;所谓现象里面的性质,一面为现象所以成立之根据,一面是某物生而即有的特质。从生而即有的这一点说,所以把这种现象里面的东西,也可称之为‘性’。只是当时人对于事物最基本性质的把握,还是从天地开始,从天地的现象中看出何者是其本性,即可引发从人的生活现象中,追求何者为人的本性”<sup>[4]</sup>。

东汉许慎所撰《说文解字》是我国文字学的奠基之作,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书释“性”为“人之阳气,性善者也”,但许氏之说带有明显的汉儒气息,其性善情恶的说法,乃是承孟子而来,以此思想来解释性情,未免有所偏颇。

因此,关于性字涵义,认为还是徐复观先生的见解较为精辟:“性之原义,应指人生而即有之欲望、能力等而言,有如今日所说之‘本能’”。其所以从心者,心字出现甚早,古人多从知觉感觉来说心;人的欲望、能力,多通过知觉感觉而始见,亦即须通过心而始见,所以性字便从心。其所以从生者,既系标声,同时亦即标义;此种欲望等作用,乃生而即有,且具备于人的生命之中;在生命之中,人自觉有此种作用,非由后起,于是即称此生而即有的作用为性;所以性字应为形声兼会意字。此当为性字之本义<sup>[4]</sup>。

## 情

1. “情”字探源 与“生”和“性”字同源一样,“情”字也不是开始就有的,而是先有“青”然后才出现从心从青的“情”。有学者根据甲骨文与金文考证“青”就是“情”的本字。目前发现之确凿的“青”字,首见于西周金文“𠂔”(墙盘),从生,井声,本义为草之青色;或作“𠂔”(吴方彝)。直至公元前300年以前(根据郭店楚简推断),“情”字在形体上还没有定型,时而写作“𠂔(青)”,时而写作“𠂔(上青下心)”,这多少透露了“青”字的意义指向。正如“生”与“性”之间的演变过程,显示了人性的概念之内涵与外延不断扩展一样,“青”在引申为情感之“情”后的很长时间内,可能一直写作“青”。因古人的生活简单、质朴,性情淳厚、耿介、忠诚、真实,极少人为的虚假与做作。因此,古人认为,情只需要用“青”字来表达。而真正的从心从青之“情”字则是随着人的内涵被逐渐认识之后,特别是在儒家教化盛行

之后才从“青”字里面逐步分化出来的,是经过了的“心”过滤、思考过的并非本原的东西。《荀子·正名》说得最为透彻:“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道出了“情”字发展、变迁过程中的某些秘密。可以说,由“生”到“性”和由“青”到“情”字的发展,反映了先秦儒家试图将仁义礼智的教化融化到人的天生性情之中去的思想<sup>[3]</sup>。

2. 情的涵义 中国先秦时期的传世文献中,“情”字有情感、情实、质实等多种涵义,有时也与具体情感相对而言,有抽象的性质。如从郭店竹简到马王堆帛书,情字差不多都是从青从心,上青下心,很富于直观性。其上下结构的原始造型,使我们一眼就看出,这是一个表示心理情绪的字,其本义就是由内心直接显明、表现出来的情绪、情感;《左传·哀公八年》中“鲁有名而无情,伐之必得志焉”、《管子·形势解》中“与人交,多伪诈,无情实,偷取一切,谓之乌集之交”情字为情实、质实之义;《管子·八观》“凡民从上也,不从口之所言,从情之所好者也”和《大戴礼记·哀公问》“所谓贤人者,好恶与民同情”中情与好、恶对;《管子·轻重乙》“民夺之则怒,与之则喜,民情固然”中情统怒、喜;《大戴礼记·文王官人》“五气诚于中,发形于外,民情不隐也”中情统发形于外的“五气”;《礼记·礼运》称“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情”字的本义已经演化为可以抽象概括所有具体情感的表现形式了;之后《荀子·正名》的“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该文一语破的,情统一切具体的情感现象,至此“情”,作为一个哲学的概念又有了新的发展<sup>[3]</sup>。

## 欲

“七情六欲”之说古已有之,“六欲”最初或见于《吕氏春秋·贵生》:“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者”。汉代高诱注:“六欲,生、死、耳、目、口、鼻也。”此处所言“六欲”当指人的耳目口鼻等欲望,且对合宜的欲望是加以肯定的。在《吕氏春秋·情欲》中说:“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这就是说,在先秦典籍中大概还没有把“情”和“欲”分开来看,或者把“欲”看成是“情”的一种表现,因此常常出现“情欲”连用的情形,如《礼记·中庸》:“情欲未发,是人性本初”。《荀子·正论》:“人之情欲是已”。《庄子·天下》:“以情欲寡浅为风”。但这三处“情欲”所指并不相同,《中庸》的“情欲”实指“情”,其善其恶视其是否能“和合”;荀子

主性恶,故认为“情欲”为恶,如《正名》中说:“养其欲而纵其情……如此者虽封侯称君,其与夫盗无以异”。庄子则否定“欲”,而肯定顺自然之“情”的“情”,曾言:“无欲而天下足”。

实际上“情”与“欲”还是有分别的。先秦之荀子只是辨明了性与情的联系与区别,而并未弄清情与欲的区别。到《礼记·礼运》中,则将“欲”包含于“七情”之中,“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此处之“欲”或即下所说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之“欲”,是说“饮食男女”是人性自然的要求。董仲舒更直截了当地说:“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董仲舒《汉书本传》)。照先秦儒家看,“情”与“欲”虽均由“性”感物而动而生,喜怒哀乐等虽见之于外,但“情”并不包含占有的意思;而“欲”则包含着占有或取得的意思。因此,可以说“情感”与“情欲”不同,“情感”是“性”之自然,“情欲”则往往出于“私心”而欲取得。虽“情感”与“情欲”有所不同,但并不意谓“情欲”应废<sup>[5]</sup>。

之后宋儒张载首开天理人欲之辨,认为二者相互对立。此后,“情”与“欲”开始二分。如朱熹认为:“情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动”(《朱子语类·卷五》)即性、情二者,是理智与情感的关系。情,可发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之心,又可发为人欲。人不可无情,但关键是要用理去控制感情,使之免于流向人欲。

清代著名学者戴震则认为情是性的一部分,性包括欲、情、知,此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孟子字义疏证·才》),从而否定了程朱的性即理说。他认为,“欲”指的是包括“声色嗅味”等在内的基本生活欲望,“情”指的是人的“喜怒哀乐”的思想情感,“知”指辨别是非美丑的能力。天理与情欲的关系是:“天理者,节其欲而不穷人欲也。是故欲不可穷,非不可有。有而节之,使无过情,无不及情,可谓之非天理乎”(《孟子字义疏证·理》)。可见,他并不像宋明理学家那样,认为理、欲截然对立,而是主张以理节欲,“使无过情”<sup>[6]</sup>。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孔子与论语》中曾说道:“情失于正,则流而为欲。中国儒家,极看中情欲之分异。人生应以情为主,但不能以欲为主。儒家论人生,主张节欲寡欲以至于无欲。但绝不许人寡情、绝情乃至无情”。

## “性”与“情”的关系

有学者说“生”与“青”字一开始就是一对孪生



的姐妹,生,是天生之实体,而青则为它的质实显现,它具有直观、清晰、原初、真实的特征,没有丝毫的虚假、做作成分<sup>[3]</sup>。即青为生质,生由青显,生、青互证。这2个原始的字,似乎从它们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已经奠定了日后“性”与“情”之间互动的基调<sup>[3]</sup>。徐复观先生亦指出:“在先秦,情与性,是同质而常常可以互用的两个名词。在当时一般的说法,性与情,好像一株树生长的部位。根的地方是性,由根伸长上去的枝干是情;部位不同,而本质则一。所以先秦诸子谈到性与情时,都是同质的东西。人性论的成立,本来即含有点形上的意义”<sup>[4]</sup>。就是说,先秦时期的“性”与“情”的思想不仅刻划出了心性的渊源,而且也概括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终极意义和目的,它从本体论的角度指出了终极的实体与原因,它是人由之生化而又向之复归的始基,是人之生命的奥秘和底蕴。

关于“性”与“情”关系,先秦学者早有论述。一般认为,荀子是第1次努力辨明性、情、欲等概念的思想家,他认为“情”是“性”的后发、外发状态,“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荀子·正名》)。杨倞注:“人性感物之后,分为此六者,谓之情。”荀子之“情”,即情感,被他诠释为性之实质内容,又是人对外界刺激所产生的肯定或否定的心理反应。就这点而论,如果说在儒家伦理学说中,“性”的概念往往带有不可确证的虚位性质的话,“情”的概念则具有具体的、实在的实位性质。“性”,在《荀子》中,是从人之自然性、生理要求和感官的自然本能等方面进行认识的。这一认识,实际上近乎楚简《性自命出》和《告子》“生之谓性”的理念。“情”,则为“性”的实质,“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荀子·正名》)。杨倞注:“性者,成于天之自然;情者,性之质体;欲,又情之所应”。就“情”为“性”之实质而言,在《荀子》中,常常“性”“情”对举或连称,意谓二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sup>[6]</sup>。

另外,汤先生认为“性静情动”之说或为先秦儒家通行之说法,其最形象的表述是《礼记·正义》引贺瑒的话:“性之与情,犹波之与水,静时是水,动则是波;静时是性,动时是情”。人的“性”是人的内在本质,“情”是“性”感物而动的情感的流露。故《性自命出》谓:“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物取之也”。又曰:“凡动性者,物也”,正是由“物”(外在的东西)的刺激,使藏于内的人性发挥出来而表现为各种各样的感情(或欲望),这正是“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的另一种表述。同

样,《中庸》也论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由人之“性”感物而动发出来的情感合乎道理,合理则有利于万物的生长,“生成得理故万物齐养育焉”(《礼记正义·中庸疏》)<sup>[5]</sup>。

#### 心、物在性情发生过程中的作用

经过以上讨论,我们已经知道,性涵摄未发之情,已发则为情。但因为性是静态的,所谓“情生于性”,并非是由“性”直接产生“情”,其间必须有其他事物——“心”与“物”的参与。

首先,情为“心”之所发。“心”之所以会发出好恶喜怒哀悲等“情”,是本于“性”对“心”所感知的对象有所好,有所恶等等。假如“心”如止水,对外在“物”无所感,亦无所觉,那么,好恶喜怒哀悲之“情”即无由产生。“性”藉此“心”之活动而表现其所好所恶,故“性”由“心”显而“情”由“心”生。由是我们亦可说“性”为“情”之源,而“心”为“情”所由生之“官”。就心性关系而论,“心”所具之官能当然根源于“性”。故“性”为生命活动所以然之根源,但心与性皆非可见之物,心为活动原则或实现原则,性之好恶喜怒哀悲之气,只有藉“心”而后可见。故“心”乃藉其显诸作用而名其“心”,而“性”则以心之作用之根源而名其“性”。由此而言,则我们说“情”因“性”而有,“情”因“心”而显,“心”之所以发出“情”者为“性”<sup>[7]</sup>。

朱熹也说:“盖心之未动则为性,已动则为情,所谓‘心统性情’也。欲是情发出来的。心如水,性犹水之静,情如水之流,欲则水之波澜”(《朱子语类·卷五》)。因此,对于性,心之已取与心之未取是有很大的分别的。心之未取之性,当是喜怒哀乐未发时之性,情隐没于性之中,没有简别;而心之已取之性,则是喜怒哀乐已发时之性,性与情已鉴别,此性已外显为情。对于心,心志之由物而作,由悦而行,由习而定的过程,也就是“喜怒哀悲之气”不断“外见”的过程<sup>[8]</sup>。

中医学将此“心志”归纳为“心神”的作用。《素问·灵兰秘典》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喻昌认为心可“总统魂魄,兼该志意”(《医门法律》),情志也是“唯心所使”;张介宾在《类经·藏象类》中说:“情志所伤……求其所因,则无不从心而发”。因此,“性”必然依赖于“心志”或“心神”的作用才能外显为“情”。

其次,除了“心”之外,“物”也是必备条件之一。没有物的引发,则“心无定志”,心无法独行以作用

之,心要有确定的志向,都必须靠“物”来引导,《淮南子·原道》曰:“知与物接,而好憎生焉”。朱熹在《朱子语类·卷九十八》中亦说:“喜怒哀乐,乃是感物而有,犹镜中之形,镜未照物,安得有影”。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物,心则无法成其为心了。没有心的作用,则性即无法显明,只是一静恣者<sup>[9]</sup>。

郭店楚简以情气为性,在内涵上有非常独到之处,这是性真实的流动的内容之一,也是性所以能生情的原因。性为情气,则此情此性不是凝固僵滞,不动不变的,而是像气一样流动变化,可以向周身与身外流动的,因此物才能感之、诱之、导之,使其灵动变化起来。而在性物的这种关系中,心的作用亦可以由此预设进去。以“好恶”为例,好恶是人的内在之性,既言好恶,则性或者向物亲近,或者舍物疏离;“所好所恶,物也”,“好”、“恶”自身为性,所好所恶则是好、恶的发用,指向的是性动而作用的对象,从性之好恶,到性之所好所恶是性的体用分别。由性到物,有一种天然的指向,即性之所性为物,物不可能绝对地离性之作用。另一方面,物也反作用于性。性为主为质,物取之则成物亦成性,譬如金石之有声,必须敲拊才能发作出来,不然其美妙的声响只能潜藏在金石之中,而不能为人所听到。

### 小结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情”的产生并非凭空而起,它与性、欲以及心与物的作用密不可分。性与情,好像一株树生长的部位。根的地方是性,由根伸长上去的枝干是情;部位不同,而本质则一<sup>[4]</sup>。欲与情一样,亦是由性所发,是包括“声色嗅味”等在内的基本生活欲望,有时含占有或取得的意思。同时,“心”与“物”的作用也不容忽视。清代陆晋笙认为“各种情志,求其所由,则无不从心而发”;蔡陆仙《中国医药汇海·论说部·生理类·论心统摄七情而为之主》中也说:“人之所以由感觉而生情志者,神主之也。神生于肾中精气,上归于心,阴精内含,阳精外护,是以光明朗润,烛照万物,及感能万物,发生七情,则喜怒忧思悲恐惊之千万状态,即因之而起”;朱熹则认为“喜怒哀乐,乃是感物而有”。可见,没有心的作用,则性即无法显为情;而没有物,性不成其性,情更无从谈起了。

因此,我们说“情”的发生是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性稟于先天,是人的本质、本性,藏于体内,情本隐没于性之中,与性同质。当接受外物的刺激后,情气流动,心有所感,再经过心志的所取,性便外显为

情,或为喜怒,或为忧悲。同时,欲为情所应,由性情生发出的欲望亦是生物性的自然规律,它既是人的本能,也是生存的需要。

### 参考文献

- [1] 韩成仁.七情之性、情、欲轴心动态演化——关于七情发生学的研究.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1998,22(1):2-6  
HAN Cheng-ren.Seven emotions's dynamic evolved on nature, feeling and desire core-Genetic study of seven emotions.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CM, 1998,22(1):2-6
- [2] 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71,14  
LIU Meng-xi.Academic Classic in Modern China.FU Si-nian Volume.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1996:71,14
- [3] 欧阳祯人.先秦儒家性情思想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63,68-69,91-93,88,85-86  
OUYANG Zhen-ren. Study on the Confucian Thinking in Pre-Qin Times. The first edition. Wuhan:Wuhan University Press,2005:63, 68-69,91-93,88,85-86
- [4] 徐复观.中国人性史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4-5,37,142  
XU Fu-guan.History of Chinese Human Nature.Shanghai: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05:4-5,37,142
- [5] 汤一介.“道始于情”的哲学诠释——五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学术月刊,2001(7):40-44  
TANG Yi-jie.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Dao Deriving From Emotion-Issue of Creating Chinese Hermeneutics by Five Discussion. Academic Monthly,2001(7):40-44
- [6] 马育良.先秦儒家对于“情”的理论探索.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1):30-37  
MA Yu-liang.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Feelings' by Confucianists in the Pre-Qin Dynasty. 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01(1):30-37
- [7] 东方朔.《性自命出》篇的心性观念初探.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322  
DONGFANG Suo.Preliminary exploration for the concept of Xing Zi Ming Chu. Guodi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Proceedings,322
- [8] 丁四新.楚地出土简帛文献思想研究(二).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135-166  
DING Si-xin. Research on documents thought of slips of bamboo and silk for writing discovered in Chudi. Wuhan:Hubei Education Press, 2005:135-166
- [9] 朱湘钰.儒家早期心性论探析——从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与告子之性论比较谈起.第一届青年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  
ZHU Xiang-yu. Analysis on the Confucian thinking in Pre-Qin Times-comparison of Xing Zi Ming Chu and Gao Zi Zhi Xing.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You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onfucianism,2003

(收稿日期:2009年8月30日)